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Science of Historical Sour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刘文英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由教育部学位办推荐的哲学专业研究生用书。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性质与对象、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范围和类别、鉴别和考证、注疏和解释、整理和运用等问题，并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现代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等哲学史料进行了详细介绍。全书体例新颖、逻辑严谨、材料丰富，突出了史料学的方法，有助于人们全面、科学地掌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处理中国哲学史料。读者对象主要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以及其他社会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 刘文英主编.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ISBN 7 - 04 - 010663 - 9

. 中 刘 哲学史 - 史料学 - 中国 - 研究生 - 教材 .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4779号

责任编辑 马俊华 封面设计 李卫青 版式设计 史新薇
责任校对 康晓燕 责任印制 杨 明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刘文英 主编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 - 64054588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09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传 真	010 - 64014048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联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 960	1/16	版 次	2002年6月第1版
印 张	19.25		印 次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20000		定 价	26.8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目 录

第一章 概论 1

第一节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性质与对象 1

第二节 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范围与类别 8

第三节 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调查与收集 14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史料的鉴别与考证 33

第五节 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注疏与解释 43

第六节 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整理与运用 53

第七节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在21世纪的展望 55

第二章 先秦哲学史料（上）58

第一节 关于先秦哲学综合性的史料 58

第二节 《周易》经传的哲学史料 63

第三节 周公哲学思想的史料 69

第四节 管子与《管子》中的哲学史料 71

第五节 老子与《老子》的道家哲学史料 73

第六节 孔子与《论语》的儒家哲学史料 78

第七节 孙武与《孙子》的兵家哲学史料 80

第三章 先秦哲学史料（下）83

第一节 墨子与《墨子》的墨家哲学史料 83

第二节 《黄帝四经》的黄老道家史料 85

第三节 庄子与《庄子》的道家哲学史料 87

第四节 孟子与荀子的儒家哲学史料 91

第五节 惠施与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史料 94

第六节 商鞅与韩非的法家哲学史料 95

第七节 邹衍与邹爽的阴阳家哲学史料 97

第八节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的哲学史料 99

第四章 两汉哲学史料103

第一节 关于两汉哲学综合性的史料 103

第二节 汉初黄老之学的哲学史料 105

第三节 陆贾与贾谊的哲学史料 107

第四节 刘安与《淮南子》的哲学史料 109

第五节 董仲舒的经学哲学史料 112

第六节 扬雄与桓谭的哲学史料 114

	第七节	纬书与《白虎通义》中的哲学史料.....	115
	第八节	王充及其《论衡》的哲学史料.....	118
	第九节	王符与仲长统的哲学史料.....	120
第五章		魏 晋 南 北 朝 哲 学 史 料	123
	第一节	关于魏晋南北朝哲学综合性的史料.....	123
	第二节	何晏与王弼的玄学史料.....	126
	第三节	阮籍与嵇康的玄学史料.....	129
	第四节	杨泉与傅玄的哲学史料.....	132
	第五节	裴頠与欧阳建的儒家哲学史料.....	134
	第六节	向秀与郭象的玄学史料.....	136
	第七节	张湛注《列子》中的哲学史料.....	139
	第八节	僧肇与慧远的佛教哲学史料.....	141
	第九节	葛洪与陶弘景的道教哲学史料.....	146
	第十节	范缜神灭论的思想史料.....	150
第六章		隋 唐 五 代 哲 学 史 料	152
	第一节	关于隋唐五代哲学综合性的史料.....	152
	第二节	王通及其《中说》的哲学史料.....	155
	第三节	傅奕与吕才的哲学史料.....	156
	第四节	孔颖达的儒家经学哲学史料.....	157
	第五节	智顗及佛教天台宗的哲学史料.....	158
	第六节	玄奘及佛教法相宗的哲学史料.....	160
	第七节	法藏及佛教华严宗的哲学史料.....	163
	第八节	惠能及佛教禅宗的哲学史料.....	165
	第九节	成玄英与司马承祯的道教哲学史料.....	167
	第十节	李笙与王玄览的道教哲学史料.....	168
	第十一节	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儒家哲学史料.....	170
	第十二节	韩愈与李翱的儒家哲学史料.....	172
	第十三节	谭峭《化书》与《无能子》的哲学史料.....	173
第七章		宋 元 明 清 哲 学 史 料 (上)	175
	第一节	关于宋元明清哲学综合性的史料.....	175
	第二节	李觏与王安石的哲学史料.....	177
	第三节	周敦颐的哲学史料.....	180
	第四节	邵雍的哲学史料.....	181
	第五节	张载的哲学史料.....	182
	第六节	程颢与程颐的哲学史料.....	184
	第七节	朱熹的哲学史料.....	186
	第八节	陆九渊的哲学史料.....	188
	第九节	陈亮与叶适的哲学史料.....	189

第八章	宋元明清哲学史料（下）	192
	第一节 王守仁的哲学史料.....	192
	第二节 罗钦顺与王廷相的哲学史料.....	193
	第三节 李贽的哲学史料.....	195
	第四节 刘宗周的哲学史料.....	197
	第五节 陈确的哲学史料.....	198
	第六节 黄宗羲的哲学史料.....	199
	第七节 方以智的哲学史料.....	201
	第八节 王夫之的哲学史料.....	202
	第九节 颜元与李 ■ 的哲学史料.....	205
	第十节 戴震的哲学史料.....	207
第九章	近代哲学史料.....	210
	第一节 关于近代哲学综合性的史料.....	210
	第二节 龚自珍的哲学史料.....	211
	第三节 魏源的哲学史料.....	212
	第四节 洪秀全、洪仁玕的太平天国思想史料.....	213
	第五节 曾国藩的哲学史料.....	215
	第六节 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史料.....	217
	第七节 张之洞的思想史料.....	220
	第八节 康有为的哲学史料.....	221
	第九节 谭嗣同的哲学史料.....	223
	第十节 严复的哲学史料.....	224
	第十一节 梁启超的哲学史料.....	225
	第十二节 章太炎的哲学史料.....	227
	第十三节 孙中山的哲学史料.....	229
第十章	现代哲学史料.....	231
	第一节 关于现代哲学综合性的史料.....	231
	第二节 胡适的哲学思想史料.....	235
	第三节 陈独秀与李达的哲学思想史料.....	238
	第四节 梁漱溟的哲学思想史料.....	240
	第五节 张君勱的哲学思想史料.....	243
	第六节 张东荪的哲学思想史料.....	245
	第七节 戴季陶与陈立夫的哲学思想史料.....	246
	第八节 熊十力的哲学思想史料.....	248
	第九节 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史料.....	250
	第十节 金岳霖的哲学思想史料.....	252
	第十一节 李达与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史料.....	253
	第十二节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史料.....	256

第十一章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料 261

第一节 少数民族哲学萌芽的史料（上）262

第二节 少数民族哲学萌芽的史料（下）264

第三节 纳西族和傣族的哲学萌芽与思想史料.....267

第四节 白族和壮族的哲学萌芽与思想史料.....271

第五节 彝族和满族的哲学萌芽与思想史料.....276

第六节 蒙族和藏族的哲学思想史料.....283

第七节 维吾尔族和回族的哲学思想史料.....287

主要参考书目296

附录：中国哲学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著作举要 297

后记 302

第一章 概论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历史学的史料极其丰富。中国哲学史源远流长，数千年积累了大量的哲学史的史料。研究中国哲学史，诚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亦必须占有充分的和可靠的史料。严格说来，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问，乃是一个包括诸多学科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中国哲学史的通论和专论（如方法论、范畴论等），有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如思潮史、学派史、著作研究、人物研究和问题研究等），还有中国哲学史学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也是其中的具体学科之一，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功能。

第一节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性质与对象

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就其形成过程而言，是一门极其古老的学科；就其最后的确立而言又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

中国哲学史在古代，从属于整个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在古代，从属于整个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史料学。我们不能说它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史料学一样古老，但可以说它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史料学一样古老。

中华民族很早就发明了文字。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有历史感的民族。传说在黄帝时代已经设立了史官。从夏代、商代到西周和春秋时期，史官进一步分为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史官是当时社会掌握文化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史官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记录、整理、编纂和保存有关历史史料与历史文献。其中涉及到哲学思想的史料，就是哲学史的史料。先秦时期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便是经由史官整理而流传下来的。《汉书·艺文志》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尚书》和《春秋》中，就保存有中国哲学史的不少重要史料。先秦时期有些史官本身就是哲学家，如史佚、史伯、苌弘、史兴、老聃、史从、史墨等。由于他们掌管皇家或诸侯国的有关史料与图书文献，又善于思考天道和人道，所以成为中国哲学史的开拓者。

中国古代史学家在研究时代变化和王朝更替的过程中，一向十分重视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史料。在《国语》、《左传》和由《史记》、《汉书》直到《清史稿》连续而成的“二十五史”中，都记载着历代许多哲学家的生平活动，保存着有关他们的思想主张、理论观点和学术源流的史料。在历代的史志目录中，也都著录着哲学家的有关文集和著作。

中国古代哲学家在理论思考的过程中，则把史料工作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老子》其书的形成，很可能是老子经常研究有关史料和文献，随时记录他的思想心得，后来整理成书。孔子曾整理过上古流传下来的“六经”。“六经”既是儒家的基本文献，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文献，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根据自己的观点删去了很多篇章，也使不少文化史料和哲学史料从此亡佚。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整理和编辑他的言论，即《论语》一书。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派人物纷纷著书立说。现存《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著作，其中有些篇章是这些哲学家的亲著，但大量的是其门人记录整理而成的。根据《墨子·天志上》说：“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庄子·天下》记载，惠施“有书五车”。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焚书坑儒”，使中国上古积累起来的文化典籍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西汉时期，重建皇家图书馆，鼓励民间献书，广求亡书于天下，刘向、刘歆父子曾对先秦以来的图书文献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其中有些文献就是哲学家的著作或哲学学派的文集，因而是哲学史的重要史料。汉代以后，由于社会动乱和战争破坏，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和图书资料多次遭到毁散，因而又多次重新收集整理。宋明时期，思想家特别重视分类编纂有关学术资料，像著名的《近思录》、《伊洛渊源录》、《性理大全》就是这样编纂而流传后世的。明清之际的《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既有史论的部分，又有史料的部分；既创造了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一种撰著体例，又创造了中国思想史史料、哲学史史料的一种编纂体例。

自西汉中期以后，儒家经学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儒家哲学史，长期从属于经学史。经学家侧重注疏经典、讲解经义，以其特殊的方式涉及到处理史料的工作。今文经学家着重发挥经典“微言大义”，这是解释文本的一种方式。古文经学家重视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也是解释文本的一种方式。他们从不同方面都为史料解释学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宋明时代的理学家主要继承今文经学的学风，十分强调义理分析，相对说来，文字训诂和文献考据方面的功夫显得不够。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则以古文经学的方法为标榜，名曰“汉学”。他们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考证做了大量工作。从校订群经，扩大

到诸子书和语言学、文字学的著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重要的不只是成果，而且在其方法。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中，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其内容涉及到史料目录学、辑佚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考据学、注疏学、训诂学等，不但为一般意义的中国历史文献史料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也为中国哲学文献史料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有一批杰出的史学家，继承和发展乾嘉学者的汉学方法。他们虽然讨论的是一般史学的史料问题，对于哲学史的史料问题也有重要的意义。王国维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史新证”课程，提出“两重证据法”，主张地下的文物史料与传统的文献史料要相结合。陈垣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授“史源学”，后来编辑成《陈垣史源学杂文》，他早年还著有《校勘学释例》，这些都属于史料学的范畴。以顾颉刚为代表“古史辨”派所做的工作，本质上属于史料学的工作，其中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也进行了考证。刘汝霖的《学术史料的考证方法》等论文，也接触到哲学史料的方法问题。

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初逐渐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分化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是适应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相对独立而后逐渐形成的。1906年首次出现以“中国哲学”为题的学术论文。1916年首次出现以“中国哲学史”为题的学术著作，但与传统的学术思想史著作区别不大。1915年北京大学文科开设“中国哲学门”，由陈介石（黻宸）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发给《中国哲学史》讲义。不过，他从伏羲、神农讲起，一直讲到文王、武王和太公，尚未把哲学史与神话传说严格区别开来。1917年8月，胡适在北京大学接替陈介石讲授中国哲学史。1919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胡适的讲义，书名《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标志着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已经形成和正式确立。胡适因受乾嘉汉学的影响，这部著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重视哲学家的思想学说，而且重视哲学史料的考证。在该书的导言中，胡适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哲学史的史料”，“史料的审定”和

《东方杂志》第21卷，第13、15期，1924年7、8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4—16章。

《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5、7、9期，1919—1920年。

《女师大学术季刊》第2卷，第2期，1931年4月。

刘光汉：《中国哲学起源考》，《国粹学报》第2卷，第4、11、13期，1906年。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9月。

“整理史料的方法”、“史料的结论”，占整个导言的8/10，约12 000多字。我们认为，胡适所讲的内容，已经大体上勾画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轮廓，或者说已经提供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雏形。1930—1933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先后出版，以其完整性和系统性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他在其书的绪论中也讨论了有关史料的问题。但是，无论在胡适那里，还是在冯友兰那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还未真正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体系中分化出来。从30年代到50年代，中国各大学哲学系都开设过中国哲学通史课程，先后出版过不少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但没有人系统讲过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也没有人出版过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著作。60年代初，冯友兰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在北京大学第一次系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这门课程，并向学生印发了讲义，1962年公开出版。张岱年指出，冯友兰这部著作“是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开创性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这门分支学科已经形成和正式确立。冯友兰的这部讲义，第一章为“史料的范围和内容”，第二章“论目录”，第三至十四章按社会历史分期，分别介绍和考证历代代表性的哲学文献史料，书后附有大量目录性、考证性、叙例性的参考资料。作者说这是为初学中国哲学史的人介绍一些史料，实际上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具备的史料学的基本知识。

197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适应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拨乱反正和端正学风的需要，许多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这门课程。张岱年后来整理了他在北京大学的讲义，198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基本采用冯友兰的体例，但“详略取舍”不尽相同。石峻也在人民大学系统讲授过这门课程，遗憾的是他的讲义没有整理出版。1982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体例也与冯友兰略同，版本资料比较丰富。1996年，萧实父整理了他在武汉大学多年的讲义，由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书名《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在体例上专章介绍了清代朴学的内容，非常注意史料的源流演变。

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性质与地位

作为中国哲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较之其他分支学科，具有自己特殊的性质，这就是交叉性、基础性和工具性。

1962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收入《三松堂全集》时，著者定名《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前记，三联书店1982年，第1页。

它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的特殊地位。

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本身就具有交叉的性质，它既隶属于中国哲学，又隶属于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在历史上，中国哲学史是从综合性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一般意义的中国历史学的史料学、综合性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史料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有关史料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实际上是共同的或相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指出：“史料学是历史科学中一个部门，为历史的研究做准备工作。”但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只讨论具有哲学意义的史料，只讨论有关哲学思想的史料，又是哲学科学的一个部门，有其特殊性，非一般意义的史料学所能代替。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所以具有基础的性质，是因为中国哲学史的任何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都必须从客观的史料出发，都必须以史料作为基础。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指出：良史须有三长，“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指写作和编纂的能力，“学”指史料的知识 and 功夫，“识”指见解、观点和道德品质。它认为“有学而无才”不行，“有才而无学”也不行。“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斲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矣。”一个工匠无论才能多么高明，没有材料和工具还是盖不成房子。刘知几虽然讲的是一般的史学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史也是适用的。马克思曾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虽然讲的是一般性的理论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理论研究同样也是适用的。当然，哲学史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理论研究，它的对象已经变成历史而不可能直接来考察。因此，史料对它具有更特殊的意义。我们研究历史上某个哲学家的思想或某个哲学问题，如果没有掌握有关的史料，根本无法着手。如果没有掌握系统的可靠的史料，那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要是不重视史料学的学科建设，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中国哲学史这门科学就不能健康地发展。宋明时期，一些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对古人乱戴“儒家”、“法家”帽子，当然都是很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不承认或不正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2页。

参看《旧唐书·刘子玄传》。

《旧唐书·刘子玄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视史料学之为思想史、哲学史的基础。对于一个哲学史工作者而言，史料的功夫和修养，表现了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和治学态度。史料不充分、不真实，观点难免出问题。严肃地对待史料，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本身就是哲学史研究应有的负责任的态度。不管史料，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好像历史上的哲学家可以任意打扮或涂抹，那是很轻浮的。史料工作本身也有史德的问题。

史料学之研究史料问题，不能只是从理论上肯定和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还应该从方法上告诉人们，如何收集史料、如何鉴别史料、如何解释史料等等。正如冯友兰所讲的，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方法”，所以它又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这一点看起来好像不言自明，实际上这是目前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最薄弱的方面，包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在内。冯友兰在第一章讲到方法问题，十分简略抽象。第二章讲目录学，但未提出如何利用目录学。当然，他对历代哲学史料的介绍和考证，具体涉及到很多方法，但没有从中提取出来，没有系统化，缺少操作性。他说：“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有些什么史料？到哪里去找？怎样可以找全？这些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而，正是这些具体的方法讲得太少了。如果我们研究一个哲学家，冯友兰的书中没有介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找他的思想史料呢？我们如何判断所找的史料是“全”还是“不全”呢？如果没有解决这些方法问题，我们只能局限在他已经介绍过的史料之中。要是解决了这些方法问题，则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甚至会发现前人尚未发现或尚未重视的史料。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也对方法问题重视不够。但他另有一本《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专门讲解了“整理史料的方法”，道理简明，操作性很强。刘建国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一开始就指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第二章专门讲“掌握中国哲学史史料的途径和方法”。对他的这种努力应该肯定，但具体内容仍嫌简略。萧出父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有一讲专门介绍乾嘉学者的“朴学”，内容包括语言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还附有有关工具书，比较具体，容易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几本书的不足。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现状而言，我们认为这方面还要继续加强。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史家在具体处理史料的工作中，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问题是要总结和概括。只有这样，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才不至于停留在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第315页。

中华书局1983年。

史料介绍的水平上，而真正成为一门“史料学”。当然，这种总结和概括是极不容易的，有时比解决某些具体的史料问题还要困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毕竟还十分年轻，我们应该使它不断充实和成熟起来。

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对象与任务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当然以中国历代哲学思想的有关史料为对象，以解决有关史料问题为任务。但在具体讨论过程中，各个学者之侧重和归纳不尽相同。

胡适把史料学的任务归结为“述学”的功夫：“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胡适所讲的“史料”，包括哲学家的生平史料和思想史料，及其思想渊源演变的史料。胡适讲的史料工作，则包括收集、归纳史料和分析、鉴别史料，以及整理、运用和评价史料等。

冯友兰的归纳和说明更清楚、更明确：“历史学家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在史料方面要做四步工作，每一步的工作都必须合乎科学的要求。第一步的工作是收集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全’。第二步的工作是审查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真’。第三步的工作是了解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透’。第四步的工作是选择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精’。”

张岱年的归纳与冯友兰基本相同，而特别强调史料的年代与价值：“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任务，就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作全面的调查，考察各种史料的来历，确定其为真实史料的价值。……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就是把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史料都列举出来，分别加以考订，确定其历史年代与史料价值。”

萧■父十分突出“史料渊源”，他认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内容主要是：“以中国历代哲学思想资料及有关史料为对象，序列文献，综述目录，介绍研究成果，考辨学术源流，近于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史源学之综合。

上述这些论述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和互补的。我们认为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第312—313页。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3、4页。

萧■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第1页。

的任务应该从属于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的总任务。中国哲学史的总任务是，追溯中国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概括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总结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中国历代哲学的优秀成果与特殊智慧。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具体任务，就是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这些方面的问题，提供系统的、可靠的和有价值的史料。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史料之为史料就在于它们积淀着、凝聚着和负载着有关的历史信息，对这些历史信息进行加工、整理，我们就可以厘清中国哲学的历史脉络，揭示中国哲学的特殊规律，并把中华民族哲学思维中历史性的经验教训转换成现代性的哲学智慧，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如果离开史料工作，将会成为无本之木或无源之水，其研究过程必然空对空，放空炮，主观主义地想当然。其研究结论也必然没有说服力、没有生命力，经不起史料的检验。

第二节 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范围与类别

一、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范围与分布

对于一般历史学来说，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材料，只要保存着一定的历史信息，都属于史料的范围。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只限于那些同中国历代哲学有关的材料，即直接、间接反映中国历代哲学发生发展的材料，这样那样记载中国历代哲学家思想的材料。因此，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范围，实际上是由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内容所决定的。中国古代本无“哲学”之名，只有“哲人”之称。但从内容来说，中国古代大凡讨论天道、人道或宇宙、人生基本问题的学问，就是哲学。尽管中国古代社会人文科学没有明显的分化，文史哲常常浑然一体，但哲学同文学、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界限客观上仍然是存在的。《庄子·天下》所谓“道术”既讲天道又讲人道，而且所讲的都是天道、人道的根本问题，当然是哲学。西汉司马迁所谓“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则讨论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和古今时代的变化，同样属于哲学。魏晋时期的有无之辨、言意之辨、才性之辨和名教、自然之辨，则把天道、人道的哲学问题进一步深化。宋明时期“义理之学”和“心性之学”，则涉及到理气、道器、心物、动静、知行等等更广泛的哲学问题。西方哲学所谓宇宙论或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伦理学，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都有相应的内容。中国古代哲学以天人关系为主干，以人生哲学为重点，同时特别注意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反映了人生的价值观及其目的和追求，这些则是西方哲学薄弱或缺少的。总之，凡是中国历

代哲学所涉及的史料，便是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范围。

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基本上都是文献史料，按照中国古代的图书的四部分类，可以说四部均有。

经部的图书主要是儒家“六经”，还有历代注疏和论说“六经”的其他著作。儒家哲学长期从属于经学，其他学派的哲学也受到“六经”的影响，因此经部图书中包含着很多哲学史料。

《周易古经》原是卜筮之书，但其中反映的阴阳变易观念和阴阳互补思维则属于哲学，从中可以找到中国哲学发生过程的史料。《周易大传》把《周易古经》中哲学观念理论化，并进行了发挥。历代哲学家常借注说《周易》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因此易学哲学构成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条特殊线索或脉络。

《诗经》本是文学著作，但其中有些内容反映了殷周官方和民间的天道观念及对人性的看法，亦可以作为研究当时哲学的背景史料。

《尚书》本是汇集上古官方的文件，主要是史学或政治学的著作，其内容亦反映了殷人、周人官方的天道、人道观念，同样可以找到中国哲学发生过程的史料。

《三礼》主要是政治学和民俗学的著作，也涉及到宗教观念、哲学思想与伦理规范。

《乐经》失传，本来属于音乐或音乐理论著作，可能涉及到美学或艺术哲学。

《春秋》本属鲁国的编年体的史书，反映了当时的人道观与历史观。注解《春秋》的“三传”则保存着许多哲学家的生平史料和思想史料。

史部的图书都是历史学的著作。由于哲学史是历史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历史学的著作中也有大量哲学史的直接史料或间接史料。

正史记载历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状况，可以为研究历代哲学提供背景材料，亦揭示哲学与社会思想、社会文化的联系。

史传部分保存有历代哲学家的传记资料，如《史记》中的《孔子世家》、《老庄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汉书》中的《贾谊传》、《董仲舒传》、《扬雄传》，《后汉书》中的《桓谭冯衍列传》、《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宋史》中的邵雍、周敦颐、张载、王安石、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的传记。许多正史中还设立综合性的《儒林传》或《儒学传》，《宋史》中同时设立《道学传》与《儒林传》。在有些传记中还节引了哲学家的代表性著作。

史论虽属历史学的理论著作，但像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极富哲理性，都包含着历史观或历史哲学的内容。

子部的图书首先是诸子的著作，此外还有兵家、医家、农家、天文历算

与数术类的著作，以及佛教、道教的著作等。子部图书与哲学最密切、最直接。

诸子代表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流派和主要的哲学家，像儒家之书、道家之书、墨家之书、名家之书、法家之书、杂家之书，基本上都是中国哲学史的原著或原始史料。除了“六经”之外，诸子著作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最大量、最重要的史料。

兵家之书属于军事学著作，然像《孙武兵法》和《孙臆兵法》那样包含着很多军事哲学或辩证法的内容，亦可看作中国古代哲学的特殊部分。

医家、农家和天文历算之书属于科学技术著作，有助于了解历代哲学与当时科学技术的关系。而像《黄帝内经》、《灵宪》和《齐民要术》之类的著作，本身即包含重要的哲学内容。数术是各种方术，其中有关阴阳五行的理论则有哲学的意义。

佛教、道教著作中则有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的史料，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集部图书主要为总集和别集。总集汇集多人的著作而总其成，别集特别汇集一人著作为一体。总集如《古文苑》、《文苑英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明文海》、《清文汇》及其他种种文集，都辑录有历代哲学家散佚的著作，或具有哲学价值的思想资料。魏晋以后，别集不断增多。一些哲学家的著作由于集中起来，使用十分方便。古代之别集如《阮步兵集》、《嵇中散文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等；现代人重新点校整理的别集如《张载集》、《二程集》、《陆九渊集》、《陈亮集》等。

对于集部的著作除了著名哲学思想家的别集之外，人们对其史料价值长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蔡尚思曾在30年代集中力量进行“挖掘”，收获很大。他在其《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中指出：“历代学者著作多注重古代而轻忽近代，尤其是宋、明、清的文集，竟被一般学者异口同辞地认为和思想史无关。我今独发现宋、明、清之思想在汉后为最盛，其文集多思想资料，且有价值。”研究中国思想，“除先秦的子书、经书外，即以明清之文集为最重要”。

其实，集部的诗赋专集虽属文学范畴，未必一定与哲学无关。楚辞所收的屈原《天问》就是一篇奇特而深邃的哲理诗，人们从中即可以窥见屈原的哲学思想与世界观，侯外庐曾把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王廷相的《答天问》及朱熹、王夫之、戴震等人对《天问》的注释，作为中国

哲学史的一条特殊线索来考察。 东汉仲长统有诗曰：“至人能变，达士拔俗。……六合之内，恣心所欲。”又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从用火。”研究仲长统的哲学思想，如果只见《后汉书》本传所节引的三篇政论而不见其诗，根本无法把握他的思想特征。魏晋、宋明学人都喜欢作哲理诗，它们对研究作者的哲学思想也是很有价值的，一定要注意。

总之，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分布很广，研究者不应自划框框，而应在博学的基础上，善于发现别人未曾注意到的史料。

二、中国哲学史史料的类别与层次

中国哲学的史料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它们在研究工作中分别具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胡适大体划分为原料和辅料两种，冯友兰进一步具体化为原始史料和辅助史料。张岱年又划分为实物史料和文字史料、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刘建国还划分了主要史料和次要史料。我们认为，原始史料实指直接史料，实物史料实指文物史料，与辅助史料相对的应是主体史料，所以下面的划分与前贤有所不同。

1. 文物史料与文献史料

我们首先按史料的形态来划分。文物史料是以实物形式保存历史信息的遗物、遗器、遗迹、遗址等，它对考古学和文化史具有重要价值，一般说，同哲学史关系不大。但要考察中国哲学的萌芽和发生过程，则必须充分注意。例如，通过殷周时期的青铜器和占卜用的甲骨，可以了解当时的上帝崇拜、天命信仰及宗法制度，而这些精神文化都是孕育中国哲学的土壤。至于青铜器上的铭文和甲骨上的卜辞，如“其阴其阳”的对偶提法和“帝令”云云的话语模式，已能看到哲学的某种萌芽。历代哲学家的遗迹，有时候会产生一种特殊的作用。司马迁撰《孔子世家》曾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如能亲身考察一些哲学家的故里故居，亲自接触哲学家的遗物遗墨，常会产生一种亲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受，颇有助于与研究对象的思想沟通。

在文物史料中，那些长期埋在地下而人们不知的文字史料，如果它们与哲学有关，或原来本身就是哲学文献，那对研究哲学史的意义可非同一般。在古代，孔子壁中书的发现，对西汉和后来的经学哲学产生重大影响。晋代发现的汲冢竹书，有关夏、殷、西周古史的记载与传统的说法“大

参看侯外庐：《柳宗元“天对”在中国唯物主义史上的科学地位》，《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